

陶  
山  
文  
錄

陶山文錄卷九

善化 唐仲冕

祝文 祭文 哀辭

禱城隍廟文

惟神爲國保障作邑干城令治于顯神治于冥冥之中更有以相顯治之不通而陰察乎令之所行仲冕作令荆溪以十二月二十七日到任乃于二十八日有周學成販魚湖中爲盜所殺卽日往驗見其慘苦異常豈令平時不德故遘此劇案于到任之明日耶夫令之賢否神實矚之民之死生神尤鑒之令不德宜加以黜遷

民慘死必予以矜憐仲冕跂望湖水汪浩無邊又以初  
任未知詰盜無時不仰屋嗟歎以爲失事疎防處分有  
例僅鐫級其奚怨而尅攘殺越沉寃莫伸任逸盜以難  
安是以齋心刻志泣禱于神惟神憫此無辜誅彼大慝  
鯨鯢不漏于網萑苻盡殲于澤行者清靖死者寃雪然  
後視令之賢否而賞罰之令復何說伏地虔求伏惟炯  
察

禱周孝侯祠文

惟侯勇于從義大節凜然殺虎斬蛟一境安便歿而爲  
神廟食千年賊有犯者默扞獲全今荆溪民周學成販

魚太湖爲盜所殺兇慘異常湖水旣廣令又初來緝捕  
無策痛恨生哀此其惡孽甚于蛟虎侯當察之惠此鄉  
土俾彼伏法死者雪冤荏苒歛跡商旅無患侯聞此事  
必爲悽惻侯奮厥威必無逃逸令實不才式侯靈爽除  
凶安良永報胥蠶

海州禱雨文

吁嗟乎州民之命係乎麥二麥之種在乎秋今秋若無  
膏雨來歲必無來牟頃自七月以來不雨者三旬矣民  
之望雨者日以殷矣麥之已種者芽不得而生矣其未  
種者土不得而耕矣糧價將倍昂也田疇將就荒也民

心皇皇官吏忙忙神之顧之能無愴愴速降霖雨沃此焦土藝其禾黍穀我士女神之聽也民之命也毋俾雲興而弗泳也毋俾風狂而弗令也毋以司牧之失政而致蚩氓之重病也神布其澤民得所養官雖不才爲民報享謹告

雲臺山禱雨文

雲臺之山神所宅興雲降雨神之澤三旬不雨秋陽赫耕種難施歎無麥此州民貧地又瘠麥不能種乃大厄山雲油油神奕奕胡爲不雨潤阡陌毋乃政令多苛迫官如失政官當責於民何尤當憐惜惟神有靈愛黎赤

急呼雨師戒風伯一雨三日洗鹹澇汜布獲之入土尺  
麥苗青青草萊闢民生得遂神悅懌有所有報永無斁  
爲民請命神其格

孝婦祠禱雨文

惟神之孝兮上格乎天惟昔之旱兮已白其寃今秋恒  
暘兮莫知其然豈吏失職兮當受厥愆惟斯民之疾苦  
兮歲有顛連儻來歲之無麥兮害何可言仰神之孝兮  
慈且仁感上帝兮拯窮民降甘霖兮沃焦田徧播種兮  
期豐年佐富媪之滋育兮信孝德之無邊

雲臺山謝雨文

維山爲海之望維神爲山之主旣與民而相關如有求而必與爲秋氣之恒暘爰親禱乎甘雨時未至於浹旬雨已徧於四野耕地之人畢興種麥之事齊舉民命於是乎全神惠於是乎溥非禱祠之克虔實恩波之無阻羈職事而遣謝望雲山而抃舞

孝婦祠謝雨文

惟神之孝白以三年之旱也惟神之慈不忍九秋之曠也禱者上浣而雨者中浣也高者已濡而下者已滿也耕之種之鼓之舞之而人樂恒產也非禱者之誠能上格神澤之無限也未躬叩而遣謝願明神之垂鑒也

祈雪文

吁歲事之多艱每閏時而有缺惟明神之愛民亦隨事而補綏念蝗蝻之爲灾神默相其撲滅繼三秋之久旱賴雨沛而雲泄麥苗芑其徧野又愆陽之作慝茲冬盡而春來咸仰盼乎祥雪恐遺蝗之入地將萌生於蒞熱慮宿麥之連郊緣枯槁而摧折媿司牧之無能輒籲神以提挈望廣布乎同雲降盈尺之玉屑旣麥秋之可期亦昆蟲之斷絕神與民而相親鑒下忱之鬱結將有所而有報庶民安而神悅

禱雨文



吁海濱之民恃麥秋以生海濱之麥賴春雨以澤春不  
雨則麥無秋麥無秋則歲可憂民之憂也官之尤也抑  
亦神之羞也乃者冬雪不下時雨不化水泉旣竭苗莠  
弗發仲冕撫茲瘠磽蒿目焦勞循省僭咎無可控號德  
不足以感名時和政不足以導揚春煦惠不足以廣播  
神庥誠不足以上致甘澍久而屯膏職是之故竊念神  
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降雨而麥可熟熟麥而生以全  
神必不棄吾民望油然而作雲願三日以爲期俾良苗  
之懷新霖雨旣足民受其福政有不修責在司牧謹告

城隍廟禱雨文

惟茲海隅水旱昆蟲之災無歲無之厥害在民厥咎在  
官厥所仰賴在神唯神以威靈爲保障以惠澤爲生成  
若劉庭大慙幾逃顯戮竟伏冥誅威靈響矣去年秋暵  
麥不克種閔其呼號三日爲霖惠澤浹矣仲晷雖無狀  
得藉手以免隕越民用和協今春膏不降麥苗漸稿秋  
稼未耕再三雩禱至於登山涉海乃雲起而風散或霧  
濛而日杲非惟籲若罔聞若將濡而故燥豈民當罹斯  
厄抑由官之愚不肖意者政之叢脞歟刑之放紛歟賦  
歛之繁苛歟使令之失均歟凡此數者誠皆有之敢不  
速改如終不悛則神明治其罪毋重困吾民而使官不

知悔神之愛民宜甚於官坐視斯民之顛連而不救神其何安三日不雨則無麥五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飢必有凶年民其流離仲冕願以一身易此羣黎刻不可待惟神速施謹告

通州祈雪文

生百穀者同雲瑞三冬者甘雪凝稼穡之精華應氣候之栗烈頃者家無蓋藏野有草竊賴薶麥之泔然冀來歲之無缺倚大田爲倉箱盼飛霏如玉屑乃朔風緊矣而杲日忽明於闌也重陰布矣而曉霜復被於垤也旣沍寒之逾時屬新春之屆節農夫待澤以長晷官僚撫

曆而若結伏念今日者 朝恩極其覃敷民力殊無減  
裂宜荷大造之慈祥濟蒸黎之餽噉胡爲乎麥有秋而  
難期雪方作而又輟意者司牧無撫字之勤而徒爲催  
科之拙歟澤不下究而冤不上徹歟黠胥習於舞文愿  
民苦於告訐歟聽斷不明而苞苴弗絕歟祝告不誠而  
獻享未潔歟撫躬內訟覲顏何說惟有力疾親祈惴忱  
自竭仰籲明神鑒其迫切棄下吏之讐尤卹蚩氓之望  
缺播三白以漫空積盈尺於田畷俾受來牟之明永靖  
昆蟲之孽民氣其蘇神心亦悅當擊鼓而歛幽申報賽  
以陳設

禱雨文

長養之月華實之毛以水爲母以雨爲膏梅雨浙浙稻  
畦滔滔秧鋪萬頃溪溢三篙小暑方至南風遂高霽纔  
半月涸已連朝風所鼓扇勢同煎熬相彼行潦曾不容  
刀更經蒸歊難運桔槔禾黍欲萎木棉亦焦民生何賴  
我心實切瓜期將代穡事彌勞自慚失政恐致虛枵匍  
匐神座傾倒天瓢冀溥甘澤俾息炎飈旁流中谷徧及  
平皋得滋穰穰毋致嗷嗷官雖去也民食則饒當申報  
謝式達訶謠

禱晴文

雨澤當春發生萬物害於霖盛乃爲淫泆嗟自新年愁  
霖孔密田疇泥潦川池汎溢於暮之春小霽初吉纔喜  
暄暖輒憂沉鬱幽雲復興寒風又拂春將盡矣麥何能  
實菜萎於園蠶飢於室矧茲來牟民食所出歲比不登  
安望寧壹咎徵曰狂內省多疾對此陰霾戰戰慄慄民  
則何辜神其勤恤暢以和風煦以旭日屏翳告避句芒  
旣秩庶受厥明實穎實粟繼之播種木棉稻秫事不容  
紆時不可失爲民請命不敢自逸惟神鑒臨惟天陰隲  
引領開朗報以芬苾

急於民事故多誠懇語非同祈禱故套

秦小峴

上計謁陶山先祠祝文

風水之說難憑感應之理不爽自吾母葬於斯土子孫  
游登科甲人皆謂爲地脉之靈而不知善慶之如響蓋  
先世積累及先君未仕以前其行誼皆傳於州郡固已  
浸推浸廣矣至於父母斯民鄰邑皆仰勸孝弟則鵬化  
爲鳳戶盡讀書除宵小則莠變爲禾刑可畫象所謂人  
在鏡中吏行冰上也寢雲門採石之工程蠲境內糴麥  
之擾攘築城而民不知勞修堤而財不動帑則百年之  
利而豈一手一足之鞅掌哉吾母孝於威姑和于妯娌  
嚴于義方皆人所難能而睦姻任卹之風久見稱於宗

族鄉黨若其相夫子以慈惠率家人以績紡則於政教  
有關足與敬姜相仿二人之德如此固宜昔日之葬不  
煩子皋買道今日之祠無異益州遺像也仲冕叨承遺  
澤封典頻邀今遇

萬壽覃恩復晉五花崇獎

鑑孫

既詞館新登仲冕亦卓

異受賞敬焚香以著袞榮爰謁祠而申盼蠶信積厚者  
流光根深者葉長殆非牛眠之兆遂足致于高朗不然  
太山之旁陶山之左右豈無相度陰陽行營高敞何以  
青烏家言或反疑其欺廷唯是故鄉遠隔雲山一官空  
自來往歎子孫蒸嘗兮不如民感秋露兮悽愴願清白



傳家兮永思追養沐

君恩兮浩蕩冀親靈兮歆享

石嶺先生宰平陰時多惠政士人至今尸祝之觀於  
後昆迭起益徵脩德之不爽也

孫淵如

## 奠舅氏文

嗚呼吾母兄弟四人惟舅爲弟友愛最殷常相過從各濟艱辛及母從任泣別江濱母往歲餘時維庚寅一病不起淹厝榆山父旋罷官兩袖清貧甥等不孝旅襯未還甲午之夏陶山起墳卜穴云吉遠葬長年吾舅聞之悽惻傷神母也罔極長望白雲見我舅氏如見慈親色笑雖杳音容逼真方期舅氏與我嚴君樂數晨夕情話常溫客夏失怙生爲鮮民纔經一載舅疾顰呻急趨省間慰苦諄諄診脈稱藥意頗歡欣詎知委頓一朝駭聞嗚呼痛哉天道難言吾母之德孝睦恭仁不享其報他

鄉棄捐繫吾舅氏執德端醇乃及垂暮運亦蹇屯母德  
無報無賢子孫舅氏遺澤豈其終埋遠以俟之不於其  
身鬱而必暢無恨九原嗚呼舅氏冥感宛然其見吾母  
姊弟如存因與吾父共叙生前道及甥輩頑懦不賢相  
對周遮能無永歎泉臺有知夫復何云

不必多作悲愴語已使人不忍卒讀

孫淵如

祭呂萊園觀察文

品彙之歸也同盡賢哲之生也不偶不在富貴壽考而  
在立德立功立言之不朽卒之言足垂訓功與德能濟  
人及物而所謂富貴壽考者亦必集其躬而得天獨厚  
若我萊園觀察殆所謂始終皆舉上下不負者焉方公  
仰承先澤一麾出守澄鏡水先飲廉泉培嘉禾必除稂  
莠若歲者畏之如雷霆愿良者愛之如父母是以數百  
年紛爭之汾河一言以剖及轉首郡持大議不徇上司  
喜怒唯酌事理當否祛弊政皆菩薩心斷疑獄爲霹靂  
手故賢聲達于

九重利澤碑于萬口及遷監司攝廉訪謂以宏才膺大受而公卽告養歸里安身南畝然其身雖伏而不出其道則大而可久族戚鄉黨之貧乏鰥寡孤獨之無告必隨時周卹而不吝其所有且數十年如一日出於自然而非矯揉說者謂天資之美材力之強豈知其沉潛易理有孚盈缶蓋力臻乎康節陽明之學者見諸行事非徒託之談藪數仲冕來牧是邦一見引爲執友相與講求身心之業措施之方無不析理酌宜若洪鐘之待扣知心則鮑叔之曲全寓意則任棠之善誘用能以疎材處劇地而不爲士民所歸咎迨乎量移崇水鄙客叢生方

圖復奉教於左右而公已騎箕而凌斗矣嗚呼惜哉向者嘗以生平行實屬余作傳於身後第念處則聯鄉里以雍睦出則致斯民於康阜其陰功積德如耳鳴自知其讜言閤論則當事尊爲黃耆自信今而傳來世又何待家享之敝帚況乎翼子詒孫方共羨乎纍纍之印若若之綬仲冕仰託素交愛忘其醜徒以山川間之未獲執紼而奔走終不敢以文無史筆遂令十事遺其八九爰遣僕以代躬藉陳詞而酌酒

觀察之行誼先生之交情隨意寫來皆成絕妙文字  
秦小峴

祭原任江蘇巡撫岳公文

嗚呼公今逝矣公德難忘操猶易識才實難量公初撫吳我爲吳令從事三年奉行善政訓以學問易以循良雖不能至請道其詳公之廉潔於古爲最曰包孝肅曰海忠介公之勤劬萬民是賴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公之正直有物有格爲朱絲繩爲玉界尺凡此數端出於性生婦人孺子皆知其誠人好議論謂才所短曾無纖瑕而有不滿觀其設施大江南北以恤雕殘以警昏墨廉而不劔勤而不德正而不迂直而不棘吳俗華靡崇以清儉布帛爲珍珠玉爲賤士尚詞章廸以禮樂履中蹈

和執事有恪吏習緣飾凜以民器不言而喻不惡而嚴  
東南民力莫重賦租首除弊竇民樂徵輸淮徐災沴莫  
切振貸親履窮閭民起凋瘵巡省所至吏民不知蒸成  
風化誰則能之如此非才才將焉在以才議公慙者自  
解明明

天子嘉乃清正表率封疆識賢惟

聖君子道長式靖浮囂方膺

簡在遽困積勞公今逝矣不愧名卿紀於太常比於列  
星我遷刺史適公還

朝津門迎謁行李蕭條祝公再來竟成永訣知遇實難



我心苑結泰山北斗江漢秋陽詞非阿好望莫悲愴尚  
饗

凝重之題簡潔之作再三雒誦筆研欲然矣

孫淵如

奠長兄菊溪先生文

嗚呼吾兄之友愛真摯而竟舍弟而逝耶自十齡就傅相從受經晝則同案夜則同檠居則同席出則同行過庭則代改課藝以博色笑應試則携持出入勗望速成此固承之少小而卽要之畢生者也中間或合或離依然相親相愛歷有年所不可備載迄乎通籍釋褐作宰江蘓迎兄至署於政事焉是圖朝夕請益實能補其偏而擴其拘墟遇事規略則戒之以不虞任情卞急則解之以寬舒時而憤懣則導之以和愉久而困乏則益堅之以廉隅憂其蹉跎而喜其遷除如是者廿載有餘近

來閒居需次爲我親課兩孫孜孜不倦及權臬事尚賴  
勗以明允珍重驛傳豈料弟旣替還白下兄且就養龍  
潭擊柝相聞仍稱健飯竟不念弟之衰老多疾無師長  
之規勸而遽從先大夫於九京使弟抱憾不獲一面  
嗚呼痛哉念自風木永感季弟先悲惟弟與兄形影相  
弔手足相依今其已矣如秋花之未落如子雁之孤飛  
猶嬰塵鞅未能退歸有懷而無與告有過而無與規追  
思同氣能弗愴悽惟吾兄之子若孫皆能不扶自植儻  
有待乎維持者無不爲之盡心一如兄之存日兄固可  
存順歿安默相其逢吉也嗚呼哀哉尚饗

悲愴之作情文相生所謂聽猿實下三聲淚也

持謙

記

許月南哀辭

許生桂林字月南與其兄喬林字石華皆海州舉人余  
刺州試諸生月南冠其曹因師余嘗課余兩兒爲人文  
行並篤爲余註家塾蒙求梓於廣陵余亦梓所著宣西  
通於白下久別輒與其兄寄詩古文辭爲問遺近又以  
易義商榷雖數千里外渠兄弟無歲無執訊也道光壬  
午閏月余官關中忽得其兄書無月南名愕不敢啟啟  
乃知月南於辛巳九月十九日辰時告終久不以聞者  
恐傷懷抱也云屬纊時自題輓帖曰只恨著書未了要  
爲孔聖明一經望後起有人儼與吾徒傳絕學若論短

命堪悲已比顏子多十歲况天上不苦還從老母侍仙  
游端坐而逝著書四十餘種凡百數十卷嗚呼月南潛  
心經學兼通象緯勾股音韻小學諸家余嘗序其穀梁  
釋例及宣西通皆傑識精裁他書可知也又云州人士  
公舉從祀鄉賢蓋月南少孤孝於母及生母無間言家  
雖貧不以厚幣易遠游孝弟忠信好學不倦克副賢名  
龔生不年可以無憾矣獨余衰暮失此良友誰相知勵  
吾行而定吾文者不知涕之何從出也爰爲哀辭以抒  
吾哀以報其兄云

嗟月南之好學兮余何足爲之師余獲友夫直諒多聞

兮緬雲樹而長思何忽聞令原之永歎兮使余聽嚶鳴  
而興悲天旣生此慧業兮胡弗付之纂述而靡遺若云  
天上亦少此才兮問脩文今安之書等身而未卒業兮  
又使余孤陋而莫之裨誦縣掇之自輓兮如怨如慕如  
有期惟躬脩夫曾史兮望殆庶而可希幸秉夷之直道  
猶存兮當俎豆於庠序之祠願哲昆爲了所願兮時啟  
余所不知魂兮歸來俾親恩友誼之交盡兮長無賁志  
於脩辭

先生治海州以作育士林爲急務月南與其兄石華  
皆資陶淑成通才月南著作甚富先生嘗刻其宣西

通等書師弟之情無間生死故爾言之悲愴若此  
持謙記



陶山文錄卷十

善化 唐仲冕 六枳

雜文

雜考

泰山石經峪西有三官廟故明人祖殿也岱史云人祖  
卽祖龍謂秦始皇宮里村又有漢武廟秦皇漢武而有  
祠湣矣今秦皇廟旣改道觀而漢武廟猶頻修閱居易  
錄所引會稽舊記秦政與大禹同廟王朗除之又楚州  
祠孫皓蔡州祠吳元濟常山狄道祠董卓杭州祠秦檜  
朗州祠梁松鄴祠石虎華容祠朱泚無爲和祠魏武又

澧州有驪堽廟石室存焉噫何其多也凶人之所怵者  
身後耳亂賊殘忍之鬼而不餒是生而蠹民歿猶美報  
人心不漸滅殆盡乎作俑創建者其皆草澤劇賊乎乃  
考孫皓祠實宋孝宗乾道四年敕封亦謬甚矣狄梁公  
移項羽檄柳柳州毀鼻亭記高常侍適毀賊臣董卓廟  
議真文章之足翼教化者居易錄又云某郡有盜跖廟  
今泰山實有之或以爲河神余每至岱城觀和聖祠摧  
圯頽落狼籍苓通未嘗不泣然流涕

俗云蜣蜋轉百丸化爲金蜣蜋差小而健飛能鳴凡蜣  
蜋轉丸從小坡而上遇陂峻及半而隕則棄之他蜣蜋

見之若甚喜者因轉之或能上然百尤中有此其化爲金蠅蜋也卽不能鳴或云蠅蜋轉尤食之故化或云置之穴中足百而自化按關尹子四符云蠅蜋轉尤尤成而精思之有蜋白者存尤中俄去殼而蟬彼蠅不思彼蜋奚白夫精思而後化積累而後飛且鳴其義一也莊子云蜉蝣之智在于轉尤可以人而不如物乎

宋九域志云徐皓遊若邪谿曰曾子不居勝母之間吾豈遊若邪之谿因改爲五雲谿若邪亦云若耶皆于遮切古木蘭詩卷卷有耶名杜詩見耶背面啼皆謂父也顏氏家訓云梁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簡文曰昶乃不

附錄卷一  
識其父蓋勝母若邪義嫌凌親阮亭乃謂浩誤讀作邪  
正之邪類惡谿者說文邪正字當作袞阮亭於小學未  
深故有此論

末一條引據極爲詳確卽令阮亭見此亦必心折  
小覲

讀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二條

漢功臣侯表留侯張良以韓申都下韓史記作申徒徐  
廣曰申徒卽司徒申與司音相近劉貢父刊誤云申徒  
者司徒之聲轉也申都者又申徒之聲轉也吳斗南補  
遺云申徒之在韓自是一官非必司徒之訛史記高祖  
與魏將皇欣魏申徒武滿并攻昌邑則魏亦有申徒之  
官韓魏分晉而王申徒豈本晉故官耶此說近是然謂  
非卽司徒則非蓋晉以僖侯廢司徒故改爲申都而韓  
魏仍之如宋之諱司空爲司城耳若旣書申都又或書  
申徒本傳史記及韓王傳又直書司徒者則在漢時已

不諱不妨錯綜書之也廣謂司徒字爲後人所改亦非  
漢黃瓊傳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注引法  
言金口木舌斗南曰非也當作束舌如楚漢春秋馬銜  
枚入束舌愚謂木舌字無誤但不必解如木鐸耳木木  
強也醫家有木舌之證正謂不能言又史稱橋舌亦驚  
駭不敢出言之義

申鄙木舌向讀漢書時亦頗有疑今見此文乃釋

矣  
持謙記

校全唐文三條

大行臺始北魏末高歡宇文泰皆爲之臺謂朝省篡代  
先自建國故曰行臺渤海王行臺安定王自設官司有  
行臺尚書辛術行臺郎龐蒼鷹之類梁太清時加侯景  
錄行臺尚書事梁元帝立行臺於南郡置官司焉唐武  
德元年十二月加秦王太尉陝東道大行臺三年四月  
於益州置行臺尚書省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六  
月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加授東南道行臺  
尚書令四年正月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  
鎮來降十月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

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十一月於洛州置大行臺廢洛州都督府六年改東都爲洛州九年六月甲子立秦王爲皇太子辛未廢陝東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廢益州道行臺置益州都督府可知行臺如都督府行臺之尚書令如都督府之大都督故制詔內每稱行臺必繫以尚書令其制視在朝之尚書都省尚書令揔領二十四司三年所書置行臺尚書省蓋亦如元之設中書行省有平章爲之長也考唐職官志尚書都省爲中臺文昌臺門下省爲東臺鸞臺中書省爲西臺秘書省爲蘭臺麟臺御史臺爲憲臺蘭臺左右臺凡言臺者皆省寺之



屬焉得謂之官乎但行臺非勳王不領武德初以別異都督府其體同於魏晉之建國故太宗立而行臺遂廢館本無益州道行臺五字校刊本加之考唐書太宗自武德三年拜此官至九年六月爲皇太子始與陝東大行臺廢爲都督府所以立秦王爲太子詔內備書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則未爲太子時固兼此官也但前此天策上將制及冊文後此中書令制征王世充詔討輔公祐詔皆不言此官則十二衛大將軍制事同一例館本所錄無此五字不爲無見蓋武德元年太宗初拜陝東南行臺尚書令三年十月加號

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故諸制錄其大而略其小且行臺下必有尚書令行臺非官尚書令乃官也故立太子詔內凡書三尚書令不嫌辭複也若必詳載此制大行臺下宜加尚書令三字他制冊亦宜加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八字然各制冊結銜內他官亦有詳略所重似不在此要之每制後有餘如故三字則所兼之官或詳或略皆隱括其中矣仍從館本去之爲是

羅昭諫文四卷卷末有錢氏大宗譜列傳二十二首館中原刪去後三首一錢沛爲鏐之曾祖有梁乾化追贈文一錢宙爲鏐祖有唐以武肅追封及開平四年追封

語一錢寬爲鏐父有開平四年及乾化追封語昭諫卒於梁開平二年不當有身後文刪之當矣原冊本又有跋云右錄大宗譜上世列傳二十二篇武肅王命判官羅隱撰焉者也王嘗輯太宗譜其世系始自少典五十九傳而至富春哀侯哀侯始遷江東王奉爲第一代祖者所以尊有功也後文僖公作慶系譜始於洪聖王而會稽郡王修之宋仁宗爲製序建炎之亂宗牒失守魏國公復作續慶系譜始於武肅王而理宗爲製序非皆所以尊有功哉茲依原文錄之不敢增減一字蓋以遵王祖之成書而所以明錢氏之功德所自來也此跋類

明時人所爲考富春哀侯譜云錢讓東漢孝桓時封宏  
聖王卽錢沛唐穆宗時旌德令梁乾化三年贈皆不見  
正史按昭諫本無此列傳二十二首未知何處得來其  
文法亦不類跋明明曰建炎之亂宗牒失守昭諫卽曾  
奉教撰文亦亡之矣錢氏裔孫所補撰也且二十二首  
文法如出一手不獨後三首及跋較然當刪卽前十九  
首亦可弗存以免續貂之誚余覆校刻本不敢更改而  
竊爲之說云

先生總校全唐文時訂譌刊誤最久在館諸公無不  
推服此二則乃覆校刻本時看出故特爲筆之

廣平拜讀

勸善輯錄弁言

傳曰美疾不如惡石又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又曰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古之神醫飲上池水洞見垣一方人而於治心之道未數數言之若和之於晉平趙孟蓋亦尠矣劉子春塘以醫世其業廼手輯一編自勸孝歌至忍字歌所以養人心之和而正其邪探病源而立之防也不獲已而用藥則有斷鴟片方喉痧方急救方而終之以達生篇養生節慾戒無非導迎善氣使人人自遂其生其用意深矣然則劉子之爲良醫非惟治人身之疾阨實以治人心之深痼爲第一義語曰醫門多疾使讀

此編者皆觸目警心以葆其性真又何疾之足慮乎此  
固劉子之大願也余嘉其意因其請而并以言

治身先治心著書人之大願先生特爲拈出遂使此

編益不可少

持謙記

訕抑揄文

若有人焉彷徨委蛇鼓掌張頤咄咄嘻嘻闕然而立于  
芥通客舍之畿客方擁書而紉欠伸而起盼而諦焉心  
知其指作色言曰昔者送人作郡遇子于途乘其牢落  
加以軒渠惟困心於簪組當掩口而胡盧今吾溷跡洩  
勃雜坐保庸雖無五兩之綬半通之銅而激昂慷慨超  
然絕蹤非髡朔所能傲非儀衍所能窮子行矣無逞廣  
長而競談鋒言未旣其人乃听然而訕曰客何爲者客  
少負不羈之才自比籋雲之馬孫陽不遇踉蹌冀野駟  
僧議其類唐儻服從而喁喁客且噤不出聲顏甲流赭

引爲已過甘居人下吾將晉客以前修規客以大雅寓  
藥石于譁言披悃忱而共寫而客乃深閉固距不去驕  
氣多欲泰色淫志而示我以昏聾暗啞客何爲者客曰  
而何以語我哉其人曰客亦知夫荆敦屢鼎之爲寶器  
也低哨璽鬘則與髻墾薜暴同棄反不若酌酒于青壘  
封茶于白甌何者物以適用爲貴也梗榆杞梓之爲棟  
梁也臃腫液楠則與桷櫓翳權同傷反不若鋤婉于榆  
柳析幹于檟桑何者材以中程爲良也客生無嚙屎少  
而痴鼓父兄篤以三德師友牖以六詩自束髮以至成  
人惟經櫛書櫃之與偕粗通典籍涉獵文詞旣遠大之



有屬亦成章之可裁已而冠童子于日下選賢書于上  
京非秦漢以上之書不讀非馬鄭諸家之說不精置帖  
括于高閣叅法相于貝經厄無當以奚用瑟雖工而誰  
聽固宜其五畚瑁琰十載飄零而且迹迹屑屑塞塞省  
省寄此身于輪蹄幾半生之萍梗心忪懨乎宦遊口嚙  
畔乎高隱始而守宰下楊輒據泰山皋比繼而諸生歌  
驪空望曲江綾餅主人倦客杯殘炙冷猶膏罄于長編  
欲汲深以短綆曾不念菟薶滄澗之莫供長衾大被之  
獨寢攬紫鳳而杜女嘑拾橡栗而陶兒齏若茲之類尤  
堪悲哽試思少年同學早日登瀛標題于藥珠蓉鏡論

思于金馬承明官名入手意氣凌雲卽其次者亦皆青  
綈墨綬羔鴈成群以褰冠而視席帽若驥騶之與莛楹  
彼豈有祕術奇能哉學與時爲進退道與世爲權衡也  
今乃攬莊列掇荀管考蟲魚撻訓纂搜檢封剔碑版鑽  
詁詮困題暉旅岱三年作爲岱覽詩成十卷半就雕槧  
若將以是藏之名山傳之大邑吾竊笑其太憨若將以  
博一名掇一第吾知其長有顛領而已則盍歸爾草堂  
返爾林泉讀書十年養氣十年如治米焉枕之亞之師  
之舊之導擇之賜嗟之而後麤糲去而晶粹全如縑絲  
焉凍之盤之沃之宿之組緝之績繡之而後光華發而

藻采鮮以是出而問世將快睹之爭先胡爲乎雜秕稗  
而思參侍御之豆擁棗紵而欲躋文錦之縑也客聞而  
太息曰子何望我之深而勗我之厚乎我豈不知陳編  
盜竊之徒勞窮塗刺促之不偶而其所以爲此者蓋不  
得已也昔吾年未弱冠慈氏見遺雲山旅櫬遂窀穸于  
青嶽之陲松楸莫樹邱隴漸夷奠違寒食悲深夏畦往  
來汶水遠別江湄家君作宰了無長物年迫桑榆心憂  
蕭瑟思急博升斗之糈奉雞豚于愛日是以逐歸燕而  
南旋望征鴻而北上口僂欬乎朔風手痠痺于塵鞅嗤  
狗曲而猶事暖姝傍馬磨而聊供偃仰歎旅病之不樹

覺窮愁之彌廣豈敢望選驂騑于天駟綴珊瑚于鐵網  
惟奔走於計偕雖離憂而志樂受庭誥以出門戒詭遇  
而妄作石不能鞭金豈自躍道固委蛇性難雕鑿倘慕  
邯鄲而學步仿令君而熏香是猶叩牛鐸以黃鍾大呂  
舉社櫟于阿閭神房也子徒知秦文馬以束芻嚇鷦鷯  
以腐鼠抑知烏能反哺羊能跪乳曾人也而徒役于鼎  
俎平行謀引去遠慰倚閭文且焉用何況珪符其人乃  
歛容逡遁奪嘯爲噓曰信如客言雖沈履竈髻猶當撫  
膺而長吁我自是不敢揶揄

原本東方大中而恢奇淵深似有過之持謙記

續北山移文

南極之精北巖之英載移明檄爰警荒僮昔有藝林雋  
俗之才草堂高隱之士慕飲犢而志超聽鳴騶而色喜  
固已低枝折輪馳烟迴軌然猶曰抱濟物之猷試烹鮮  
之理文史研之已足簡書促之而起從未有浮湛鞅掌  
艱苦備嘗十年一調五角六張歎皓髮之如許謝青綢  
以自藏齊誇弛擔復請處囊者也何來逋客久作寓公  
六枳自撻三徑長封凜治譜之清白慮宦情之踈慵閱  
考績者二紀叨對命於九重自知典郡尤煩陳力難強  
引宿痼而就閒藉傭書以自養苓通乖其臭味烟霞劑

其膏肓脫簪組其如屣集薜蘿以爲裳羅者猶視鵲鵲  
已翔豈意鳥已倦而又飛雲何心而再出起債而爲貲  
郎力疾而供冗秩外誇推轂之名內愧掃門之實昔者  
旣折爾腰今者重負此膝軒輊看乎纒衡憂娛仰夫顏  
色衝沍寒而莫辭冒酷暑其奚恤畫蛇者添足搏虎者  
攘臂旣自涉於畏途亦難逃夫清議榮不可求辱將焉  
避且夫施者泚泚受者皇皇恩同邱岳過在毫芒如含  
瓦石自笑郎當縱趙武無私不交管庫而孟明匪懈難  
副子桑何如友列仙之儒講老圃之學置黜陟于不知  
任阿殿而罔覺朝眠無當闕之呼夜宴有含飴之樂也

哉徃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  
瓠南之池館固在江左之  
風月如斯樹連理兮花檻  
桂叢生兮竹籬春釀兮百  
益秋馨兮一枝思公子兮  
芳芷怨王孫兮秭歸吾不  
拒子  
既往之譽而招子不遠之  
復敞巖扃瀏溪谷整星橋  
護雲屋鶴守寒梅獮埽旅  
穀槃有韭菰羹有杞菊壁  
間挂七絃樓上堆千軸歸  
去來兮肱姜被巾麗車儷  
籩而飫貧庶爲家暇則攤  
黃嬾奏伯牙付兒曹以竹  
帛課僮僕以果瓜以視渥  
頤麋而諱龍鍾裹章服而  
趨衙鼓骨肉如䟽支風雨  
無常宇嚴霜震電之威孟  
門太行之阻得失懸殊不  
可計數子旣已知之矣是  
不可以已乎翠轡

如沫綺柏重敷樵夫笑於林麓漁父謔於水隅補牢將  
晚返轡莫踟躕

孔詹事有此麗則無此流宕

持謙記



## 觀風示

士子爲齊民之表文辭卽德業之徵俗之敦龐于是乎始化之淳厚于是乎觀葢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是以古賢爲政有師事者若而人賓事友事者若而人而鳴琴以治其所鑒衡爲有本其所表見皆不虛也荆邑自周孝侯以節行顯而蘇玉局且欲買田居住流風餘韻迢然以傳當今治化醴粹俊雅蔚興本縣媿弗能文謬膺茲邑樂交賢士大夫以周知民情風尚苦于簿書錢穀之交集發徵期會之不遑不能式廬前席相與商確以匡不逮良用缺然且邑自分縣以

來志乘未修今將勒成一書非大手筆弗克纂輯亦不能無望于邑人士焉謹詹月之十八日與搢紳科目諸生童子瀹茗拈題藉覘素業老師宿儒吾將尊而禮之淹材雅彥吾將賓而友之其英髦後起吾尤將引而進之旣以窺諸君子之襟期卽以考數十年之文獻其於補短裁化助流政教爲何如也詩曰每懷靡及周爰咨度傳曰與田蘇游而曰好仁其在斯乎及期其彬彬以來慰我延竚

言婉而意正是爲民之父母

廣平拜讀

訓俗示

從來親民之吏莫如縣官令曰父母民曰赤子隱寓家人父子之誼今吏任簿書錢穀之寄不過明法例嚴催科理刑名司會計公堂判牒日事笙楚風俗淳漓何關計慮此吏道所由治絲而棼民情所以潰閑而出也夫治邑之道如治家然課業而謀衣食立塾而督詩書親長肅而家範始成男女閑而人倫始正視良善而誘掖之察不肖而申儆之除奸弭盜以安輯之鞭笞不廢纖悉必防庭無勃谿之聲室釀和平之福子孫保之鬼神佑之皆于家長是賴然則家有不治咎歸于長邑有未

善責歸于令百里之地利病相關固無異于家人父子之近豈僅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遂足告無罪哉今問民疾苦察吏奸邪朝治文書暮親糾檢數月以來未覩更化毋亦教之未立子弟之率循不謹歟用是延訪以窮弊源筆舌以代師保撮其大要列爲科條不惜詞之複而言之危也夫家人嗃而厲吉婦子嘻而終吝此亦如家長之勤勤懇懇云爾所有十條開示於後

一教孝弟蓋聞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因念生我之愛出于性天人非梟獍何至視父兄之訓若讐仇等罔極之恩於行路乎大抵私妻子嗜麴蘖不顧旨

甘耽賭博恣荒淫且蕩家業甚至橫克名禍虧體辱親  
致令垂白無依形同乞丐父母不以爲子法網所不能  
寬抑思有生以來饑誰哺寒誰衣疾痛誰與安全婚配  
誰與成立至於成人而父母之精力就衰惟恃所生相  
依爲命而乃頑不思報甘蹈罪戾耶惟冀敦詩書者顯  
揚固足以榮親力田畝者雞豚亦可以盡孝他如工商  
專業一錢一帛皆可爲老年謀衣食之資且律令甚嚴  
偶涉誹詆卽寘重辟况違犯之大者乎妻妾觸忤翁姑  
並坐夫男爰及妻家父母婦人不知法度男子當以身  
先時復懇切教戒庶可相率而爲孝順之家若夫子事

繼母尤宜孝敬一有干犯與親母同科第老年多易惑于後妻繼室每不慈于嫡子兼之繼室之子恃驕肆謗釀成訟端卒至家產盡喪其禍雖成于嫡子導親之不善其端實由于繼母溺愛之不明甚或其父已故繼母不必有子而其舅氏甥婿及族人之有隙者藉端搢聳捏詞陳訴以爲婪索報復之媒此等案件固必嚴究嫡子之罪而于繼母之子及其親族尤必詳加詰問庶得實情盡法究處所以儆一戒百全人骨肉之間也爲嫡子者當思資于事父以事母曲意將順自無閒言撫弟成人莫存私意爲繼室者當思已身及子倚靠嫡長不

得聽信外人言語殘毀自家骨肉公堂對簿自詒伊戚  
爲繼室之子者當思勸母一視同仁讓兄主持家政卽  
或多取少與亦當念兄勤勞不必錙銖計較一到訟庭  
自己先有不孝不弟之罪又有出繼爲後圖利貲財罔  
知孝敬以至訐訟查律載撫養異姓之子准酌分家產  
而嗣子不得於所後之親輒許親族會議別繼不得以  
一經定議遂可獨吞產業當思宗支爲重事繼親如本  
生則繼親亦視嗣子如已出至于兄弟同胞形影相弔  
往往以婦言啟參商以財貨操戈戟名不祥之禍實以  
傷厥考之心本官每不樂斷此獄或付之里鄰之平章

或告以手足之真切未嘗輒加責譴致成深讎爾等尚  
思忘小忿息爭端共安危同憂樂兄愛其弟弟讓其兄  
妯娌子姪舉室太和卽推之九族三黨莫不藹然有情  
秩然有義無煩長吏之糾繩則幸甚矣

一端士習夫士爲四民之望

國家養士至厚也榮以科目優以餼廩隆以名器策以  
功能將使人人正心術勵綱常嚴防檢黜浮僞處爲醇  
士出爲名臣邑中甲第魁儒後先相望本官治才踈闊  
深願事賢友仁故下車之日先務求士以助爲政而諸  
生翕聚類皆雋拔不凡文體悉嫻尺度從此稽經誼史



探本窮源誠守土者所樂予矣然頗聞生監中有恃符  
妄作者或操縱詞訟武斷一鄉或包攬糧漕希營利窟  
甚且婪博進而爲囊家據狹斜以誇豪舉旣虧實行不  
惜聲名名教中人居然蛇鬼面目矣及其弊也積黨生  
風挾制官長捏情上控藐視公堂考其門楣亦由華胄  
一旦敗露並喪身家凡事苟違天理必難久長欲以一  
衿半職壟斷居奇攘爲世業物極必反直須時耳不待  
智者而知也且刁唆號爲訟棍包攬稱曰破靴亦何甘  
以此等名稱傳爲詬詈文武諸生皆可上進職員貢監  
半有家貲固非舍此無以爲生卽不然能文者勤訓課

善計者業商賈守常安分歲計有餘可以事父母可以  
長子孫以此與彼得失較然本縣愛士如命亦復嫉惡  
如讐聞有制行高潔者造廬而請卽以詩文質証者亦  
倒屣以迎若在訟庭雖宿儒簪纓不肯假以辭色刁訟  
必嚴主唆徵輸先查冊籍務得訟師攬戶按律究治矢  
懷冰雪不開賄賂私門執法邱山豈容衣衿巨蠹倘有  
作姦犯科斷難養癰貽患比至輕加笞革重羅囹圄玷  
辱斯文敗壞家世不得歸怨有司之嚴峻也但願搢紳  
之家如古端人正士者無良子弟畏其知名就質之儔  
望而避影斯匹夫之行化於鄉宰吏之得人爲美者也

廉耻之道重文雅之事修進可爲

國良材退可追鄉先輩本縣正樂得周旋揖讓以祛鄙  
僂焉用是條教刻覈爲哉孰榮孰辱何去何從其熟思  
之

一警游惰治生首重農桑江南地沃而田肥桑多而蠶  
裕水澤之利遍於東南絲帛之產甲于天下果能男耕  
女織何至仰屋無炊然往往貧乏者游惰之民多也本  
官生長湖湘自田間來頗知稼穡楚南地脈不厚犁田  
必早翻泥必深積水必久化土必烈陳根宿莖皆爲糞  
壤塍如塗堊水無滲漏插秧之泥無堅塊耘苗之後無

毗埤池塘蓄水足資灌溉農民終歲沾體塗足無着鞋  
襪至田者所以每歲一熟穀價自平語云湖廣熟天下  
足是也此地雖一年兩收時或田在草間小有晴亢厚  
水實苦每遇豐年亦非大稔佃客欠租比戶皆然使如  
湖湘治田之法所獲必且數倍佃有足食之歡業無索  
租之累其要在使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而已蠶桑女  
工反多男子治之是以桑事而侵稼事也若使男勤于  
耕無田業者爲傭女勤于織無桑柘者亦受值種豆種  
麻高下盡利或芻或牧童穉無嬉至于酒醬之須取之  
室中雞豚之美取之墀圉圍有果蓏蔬菜之產水有魚

蝦菱芡之饒皆以人力致之加之搏節日有餘贏若乃  
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人既懈弛家  
必零落子弟相習成風徵逐嬉遊因之忍凍受饑賣妻  
鬻子始而流庸奔走繼且匪類朋從今之蕩子游民何  
莫非昔之名門富室也總之情于耕作則棄農而游惰  
于經營則棄商而游惰于技藝則棄工而游又有家本  
士族惰于誦讀則託衣冠而游名挂吏胥惰于服役則  
藉衙門而游大率鮮衣美食結黨成群遇事生風行踪  
億賴引誘良家子弟敗壞鄉里風俗娼賭之媒盜賊之  
漸其爲患害何可勝言其藏垢納汙之所不外戲局賭

場茶坊酒肆本官深爲痛恨卽欲草薙而禽獮之未忍不教而誅冀其改悔是以僅予枷杖未置重罰鄉耆殷室必同此惡宜日以勤儉訓課子弟鄉中有似此者卽執而鳴諸官村庄演劇大是悞事竟可節省浮費修橋梁置棉衣棺木以濟貧窮又保甲合當連坐宜秉公查禁但不得藉端婪索耳旣經告戒卽行私訪察獲之時必究追其父兄鄰保勿謂言之不早也

一化豪暴豪強恃勢力克暴倚剛勇兩者相因而及亦依附而成皆民之蠹也夫宦室衿紳聲焰煊赫是謂勢豪積穀多錢宵小擁護是謂土豪結納官司勾連吏役

侵凌孤寡魚肉鄉鄰佔人田產則有蔑片訟師奪人妻  
孥則有拳勇地棍里黨側目有識寒心一旦鐘殘漏盡  
必至家敗人亡罪惡貫盈若迎弓之鳥本不自愛其生  
權勢銷零如出水之魚何能脫然漏網今非有炙手可  
熱之勢非有咄嗟而辦之財往往牽連詞訟越控不休  
包納錢糧動至數百藐視官長欺壓里閭彼身膺爵位  
者率以公慎起家卽室擁貲財者亦由勤謹致富總緣  
紈袴子弟罔知艱難齷齪家奴但逞氣力城闕之佻達  
市井之輕浮教猱升木如塗塗附以至於此若不及早  
挽回必至積重難返

國家法令嚴明行且禍延門戶達觀者言之惴惴當局者慎毋聽之藐藐也若夫惡少之徒勇悍之性學習拳棒貪漁酒肉狐群狗黨結社聯盟稍有睡毗群起爭鬪在市鎮則冒充幫行恣其取奪居田里則自稱看稻多其誅求鄉愚患苦莫可誰何甚至樹黨分毆旁觀袖手槍拆店舍侵淫至於衙門目無法紀皆可處以光棍至於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于情雖有謀故鬥戲之分于律不外斬絞遣軍流徒之法一成命案卽繫囹圄三推六問鵠面鳩形迫至赭衣載道白刃無情父母妻子環而飲泣朋友親戚引以爲戒已追悔無及矣卽原情減等



倖免刀繩而待罪監囚求死不得問軍絕域生還無期  
何如容忍小忿保全身家須知動手逞冤之時乃人鬼  
之闕天堂地獄之界也今有力者動云拚命有錢者情  
願破家豈知人命至重鬼神難欺法所不容錢安能免  
何苦殺人而自殺傷人而自傷乎即使傷而未殊亦必  
保辜囚繫傷平發落枷杖匪輕況毀人肢體齒髮毆及  
伯叔尊長罪尤加重不得少寬本官于凶暴之子旣惡  
其生又哀其死且不忍桁楊桎梏之相望也不憚諄諄  
告諭倘因吾言而豪者知禮暴者畏法習爲仁讓則刑  
措不用可以鳴琴而理矣

一清訟源嘗謂吏矜明察不過効力于刑名俗釀和平  
乃靖無端之雀鼠本官勤求吏治謹守官箴奔走杜賄  
賂之門請托絕私干之逕固不容變亂黑白亦不敢瞻  
徇情面嚴飭吏胥毋許舞文弄法切責徒隸誠恐露爪  
張牙猶慮其有壅蔽以致拖累也於是原票硃標解期  
大門牌懸審日差役一有羈攔兩造皆得稟陳倘或違  
限故延必卽當堂責處無送卷改牌之擾無觀望揣摩  
之勞又恐審而不斷斷而不結仍累吾民是以日坐公  
堂不遑暇食必期允當卽遣歸農至于親收呈詞手加  
批閱標承籤役一秉至公固居官者所當盡心諒亦吾

民所共喻也然耳目有限而弊竇無窮即使聽訟周詳百不失一終不若訟庭闐寂之爲愈也乃前此積案尚易銷除繼此訟風殊難頓息豈吾民竟不知訟則終凶乎蓋必有煽其醜而揚其波者矣一則訟師生風刁唆構釁一則書役好事播弄成非所以鄉城小隙本可潛消若輦鼓其唇舌激發愆戾人生愛惡何常一言可以決背但得有間可乘卽爲捏詞投狀耽承准訊能操必勝之權包攬花消可免不貲之費迨至一字入公門九牛拔不出于是央于証請地約戶族鄰里仰給供須投城歇保倍索食用房科搭稿差役發切雖至親密友不

能赤手空拳不與飯食船錢是曲直尚未見官而誅求已無算矣及原被齊來而示審無日或因公出將審復停勢必累月牽連進退維谷且勢成騎虎向之慙與包攬者非惟置之不理亦且嘖有煩言只得乞假典賣欲求草草完結而亦不可得也縱遇官肅吏清亦已妨農廢業况乎對簿爭勝同室不可共商巧言亂真木訥尤多負屈即使堂懸冰鏡理直得申固已怨結鄉鄰讐深似海若言恃狡詐理本虧虛或暫欺瞞終必敗露受刑被罰耻辱終身總之勝則得不償失刁唆者反居功索謝無有窮期負則悔不可追播弄者猶歸咎拙辭別生

機械本官悉意研求原情定斷偶遇險健必鞠真情或捏占田山假造契券或略賣妻女詭立盟書皆剖判至嚴誠僞必辨卽令上控希圖刁翻必使南山可移此判不可動也現在明究訟棍暗訪刁唆斷不容鬼魅肆毒詭害吾民猶恐鄉氓被其愚弄不得不諄諄告諭各安本分勿起爭端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忍一時之忿恚獲無窮之和樂族黨姻里排難解紛自完錢糧漕米而外可以終年不入城府畢世不見書役訟師無所售其技衙蠹無所行其奸敦仁里之風享太平之福方信言之不謬也

一除盜賊法律治盜甚嚴治竊稍寬盜則但經得財不分首從竊則一主爲重罰始刺笞笞者尚許折責刺者充當巡警所以然者不欲阻其自新之路也然竊之與盜相去一間知覺嚇禁卽爲臨時行強追促抵當便爲護贓格鬪拒捕與盜同科圖脫僅從末減百二十金滿貫卽絞三次刺字最輕擬流至六案八案或一夜連竊並同積猾應問發遣發遣脫逃卽行正法其情旣不容誅其罪皆可至死加以犯供每多狡賴問官必以刑求究夥追贓案難定于窮日小篋大夾法倍重于他囚夫非無惻隱之心誠以其患苦吾民者深也邑治村落多

在水鄉舟楫旣便萑苻遂多屢經上憲飭罕有司嚴緝剪網雙漿等船久奉禁毀克盜伏法多至數十餘人亦旣稍稍斂跡矣然而鄉廂報竊無日無之禁獄拘囚亦復不少保甲雖具連結依然宵小往來漁目亦報編查仍有匪船出入奉行不力緝捕無方穿窬無潛跡之化閭閻無貼枕之安每一念及未嘗不蹙額而汗顏也捕快本爲緝匪每至豢賊役使者賊匪之徒衣食者賊匪之獻緝票到手護身有符駐夥未供擇肥而噬當官固必痛除此弊亦不能因噎廢食特捐廉俸賞酬隨破案之大小以爲厚薄仍按日期比較準報案之多寡以爲

重輕庶使伊等不得藉口于窮乏抑或儆懼于嚴刑耳  
又聞事主被竊或慮經官糜費匿不報聞尤必嚴查捕  
役不許需索分文其有被匪誣扳者除設法質証卽時  
省釋外尤必嚴究捕役禁卒之教供使無狡脫更有家  
擁田舍身冒衣冠使人不疑實則糾夥分贓暗中扒騙  
或假充查私鹽稽小錢視其單弱公行搶奪捕快爲之  
耳目商旅遭其兇殘豈知自謂負隅而禍已及身乎鄉  
村必有窩家引路寄贓每遇賊案追究根株旣誅其人  
卽火其地地鄰圩甲連坐有條決不肯慕姑息之名貽  
無窮之害第思官法森嚴不若坊保周密一市鎮也非



商非賈舉止張皇者在所必詰一鄉庄也不農不桑踪跡詭秘者在所不容若有結交匪人窩藏敗類群起而攻不遺餘力鼠穴旣破自無宵行晝伏之踪犬牙相交猶存此守彼望之意况朝夕聞見易于稽查里黨公言無可逃遁此保甲什伍之遺最爲良法美意卽如濱湖汊港蟹舍漁莊地當聯界民少土著出沒無常良莠莫辨一經扳指未免株連究其中爲良者多爲匪者少若能自安本分互相糾察確有贓証卽爲覺發到官則好醜分明匪難托足良民自得安其生矣雖然身爲地方官不能使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還而責之吾民亦良自

媿也

一杜滄風邑中習俗最爲端雅惟鄉間市鎮綵綢米豆商賈雲集川澤納污土妓流娼往往而有泣任以來此案疊出甚至釀成人命鞠審得實除首從犯援律問擬外其餘株連數十人本應提究誠恐胥甲滋擾故姑與以自新之門然姓名一一在案倘迷不知悟後經摘發絕不少寬並非優柔養奸也夫禁奸之例一曰地主二曰窩奸三曰宿娼因思爲地主者旣屬自己村庄自應嚴防匪類只緣貪財獵色遂至府禍招尤益寄情花柳業自托爲蜂蝶主人逐利錐刀且仰給于脂粉微息狂

徒固肆其貪饕矜子亦汨于愒淫不知風流衽席卽成  
刀劍之媒顛倒姻緣實爲罪惡之首迨結冤成訟根究  
居停受罰羅辜皆所自召試思地主不容若輩何所託  
足此法所必嚴者也至於窩娼之家以子女爲奇貨招  
村婦爲囹鳥聚宿闌房沉迷慾海朝歌暮曲設筭坑人  
迎富拒貧爭端倚伏勢必敗露經官究治旣爲累囚律  
宜發賣錢樹蕩爲禍場狐媚反成妖孽獨不思生人各  
有面目卽自食其力亦是生涯此輩是何肺腸雖乞丐  
沿門尚留廉耻奈何行同狗彘敗壞門風卽不念及子  
孫寧不顧惜身命乎至于逞淫行宿妓館紅顏綠鬢攝

魄勾魂零粉殘香破家蕩產管絃旣歇囊橐空垂瘡毒  
流殃身家盡喪而蛾眉共妒常致雀角聚公堂狐黨牽  
連每入犴牢成大獄平民重膺敲扑俊秀有乖行止同  
頭不早噬臍何及更有偷香竊玉誇爲風流豈知敗節  
踰閑必遭凶禍果報之說尤嚴於嫠婦處女者信而有  
徵也至于服屬相姦叔嫂爲配並干重律不可不知若  
夫引誘拐騙略賣律嚴展轉婪財罪歸媒妁然其端必  
起于女之父母及其翁夫以爲奇貨可居救窮有策而  
鄉愚無識貪圖便宜遂成活拆豈知女子適人一絲爲  
定有婦在室延後成家忍一時之貧寒成百年之嗣續

卽使婦犯七出不准焚賣得財况夫父母翁姑勤加教  
督夫爲妻綱善於表率何至潰敗決裂乎本縣徹底根  
追毋許略誘漏網而賣休買休亦必按法爲斷又有少  
婦新寡戚族垂涎誘以閒遊強令失節

朝廷崇尚貞操此等殊堪髮指若遇此案必以光棍之  
法治之與強姦者同論重辟也且聞貧家少女每爲富  
室傭工村市妻孥恒入劇場雜集豈知身居帷閨無良  
者且有鑽穴之私行不設防閑窺伺者必兆淫奔之實  
禍本官主持風教惟願鄉敦禮義戶飭貞規貧窶則女  
宜早嫁毋以溺愛而蒙羞居室則婦禁外行毋至寄假

而生隙與其被污構訟何如防範未萌若有形迹可疑  
何弗瓜李自謹是用家喻戶曉尚其刻骨銘心

一禁賭博四民各有專執不可舍業而嬉百蕝盡是生  
涯奈何歧途自悞乃鄉市游手設立賭場三五成羣誘  
良家以入隊百千盈貫設會局以坑人骰子游湖轉錢  
押寶其具不一務使巧拙皆能其術多端要令智勇俱  
困破昏朝而不惜入機械而不知始也自號專家謂一  
網可以打盡繼也收合餘燼雖孤注無以自存如是纍  
然如囚嗒焉欲喪冀敗軍之再振望勝壘而如焚典簋  
笥之衣綿寒同乞丐罄閨帷之簪珥胥及妻孥父兄怒

斥而無歸親友望形而唾避甚至賣鬻妻女流入荏苒  
作奸犯法恒必由此不知青雲有志士不可等牧豬之  
奴白日偷閑農必坐失倉箱之利托行商而技癢必致  
囊橐皆空効工作而魂迷竚見手足無措况宵小雜處  
口角之場錢利紛爭戈刀之漸拘提到案纍繫成行坑  
人者雖狡詐盡困牢囚入隊者無賢愚併遭刑辱鑑從  
前之狂惑追悔已遲乞此日之餘生哀鳴誰恤奈何以  
殷厚之家亦以此而廢產衣冠之子且因是而辱身耶  
大約賭博與娼妓同途房主與頭家並坐嚴究房主則  
局無可開重處頭家則散而莫聚又有一種地棍以賭

爲生或輸而不償或贏而難索卽行首報冀致株連甚  
或索詐不遂誣控多人結連吏役藉申夙讐尤可深恨  
必予重懲抑又思之犯法之事人人得而誅之官衙之  
兵役如林鄉圩之坊甲無賴莫不狼吞虎視坐地分肥  
方肯袒護周旋任爾肆行無忌一旦彌縫不及敗露生  
灾若輩方且自救不遑何能爲力本官固必嚴戢書差  
責成保甲何如爾等痛改前非盡爲良善之爲愈也

一肅市肆市井之禁多端其大者曰私鹽曰小錢曰宰  
牛曰酗酒鹽法通商裕課濟食便民價值之重輕視成  
本之多寡若非官爲限制商爲懋遷爭自營運轉多低



昂必且奇貨可居何能安坐而獲計一口一日不過三四文錢一歲所費幾何乃以微利犯禁若使食鹽者不買私鹽則私販無所售矣况私鹽禁嚴四十斤以上卽當治罪鹽梟拒捕與盜同科官吏處分甚重巡掣必周一經查獲敲扑問擬根株販買地方同夥人船食鹽之戶厥罪維均利析錙銖禍侵肌骨何業不可營生而必身嬰法網何物不可節省而必貪此便宜願里民非官鹽不食遇私販必拏毋愛蠅頭而投虎口私錢收繳部限一年每觔給價六十不追究其來由不詰治其藏匿法至厚也商賈自應激發天良踴躍爭繳務期淨盡乃

尚遲迴審顧豈冀禁後復行抑知一年之後非惟不給  
繳價亦卽按律究治爾時役隸棍徒皆得藉端訛詐卽  
彌縫甚巧而以身試法傷失必多今奉上司嚴諭姑令  
錢牙行戶轉相勸議自爲禁遏誠恐一經差查便多擾  
累爾等其善體此意勿謂此禁旋當廢弛希圖拖宕倘  
經私訪嚴拏必不能再爲寬宥也屠割最爲惡業私宰  
律有明條誠以穀爲農所資牛爲耕所賴民一日無牛  
則不得食故牛非以享帝則不得用牛旣能養人之生  
人奈何不哀牛之死乎况私宰之刀鑊卽竊牛之窩家  
牛行遲笨頗易追捕越陌度阡鄰里共見故于黑佼宰

殺以滅其跡豈知皮毛猶可質証踪跡自可搜尋雖善  
掩藏難逃追究且犬馬有勞于人尚加帷蓋之報耕牛  
老斃應付瘞埋若自死之牛私行解剝亦與私宰同論  
並勸食牛之人憫畜類之苦辛悲無辜之穀黷苟能盡  
人不食必自屠宰潛消生人口腹不少肥甘疔毒相傳  
闕乎性命望毋以吾言爲迂也若夫爲酒醪以糜穀漢  
法所懲告群飲而盡拘周書曰殺今時酒禁稍寬所以  
合歡而成禮而燒鍋有罰醕酒有刑何嘗任其滋肆哉  
查市鎮中酒肆頗多無賴子狂飲可惡呼朋結侶把臂  
盟心始則笑語號呶繼則揮拳罵坐行兇打降聚賭宿

娼竟有傭奴使酒雇主斥逐醒而自悔計無復之所謂  
獄訟日繁則酒之流生禍也願爾等知爲禍胎速改前  
轍毋望旆而垂涎勿引盃而失業父兄耆老以時糾察  
而訓戒之則子弟可以成全市廛可以安謐矣昔人謂  
獄市爲奸慝所容不可察之太密若此數者安可置之  
不問哉每欲概予肅清亦恐胥役滋擾故特條分縷析  
苦口藥言望其改從以副吾願倘犯到案欲悔已遲且  
不爲則已爲則必犯切勿自恃機詐視爲具文他如假  
銀私印硝砒違禁諸物不能詳告當一律觀之

一遠鬼神邑宰重社稷之司祀典嚴諂慢之禁山川五

祀各有專主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故  
士祭其先庶人祭于寢戶竈而外不得妄干今俗士民  
祈禱男婦雜遝焚香叩首于神祇祠廟仙佛寺觀僧矣  
褻矣尤可異者諸神輒有姓氏甚或三年一遷考其爵  
封多仍元明之陋詢其黜陟半出僧道之權其象皆爲  
木偶耳目手足頗類生人好事之徒每遇神會立糾首  
泃市廛糜費金錢動以千計恣設酒肉宰殺牲牢他祠  
預餽儀物混通名刺及期大集衆姓爭輿各廟神像前  
來稱祝本廟主神或扶趨階下或倚立堂簷作主客之  
周旋以臆斷爲儀注如吳江城隍傳爲曹王乃以顧野

王爲屬吏遽伯玉爲平交此何禮也旣見坐定雜劇開筵升降酬酢宛如生人演者厚顏觀者掩口乃累月浹旬曉夜不絕奔走婦孺醉飽喧嘩而且立女像設寢宮衾枕服飾無物不具並置老嫗以爲鬼婢習俗相沿未知始于何日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城隍土地之神皆所以庇民而除害爾百姓果以神爲有靈則主斯土者齋明盛服以薦馨香凡邑中水旱潦疫之變無不爲民請命祈禱禴禘庶幾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爾等但當存心行善自然獲福消災卽欲入廟告虔惟在忠信誠

篤心香一瓣明神鑒之若恣意宰割藉端飲啖神其吐  
之矣且以木土之形骸爲之張目舒眉拳手跼足誣賢  
聖之名投幻妄之刺甚至賞花遊園攤錢博塞嗚呼以  
聰明正直之神視之如弁髦弄之于指掌顛倒游戲居  
然傀儡登場神如有靈豈有不赧然笑怫然怒而加以  
禍殃者哉夫代神言笑反類黎邱肖人侍婢司儀無殊  
河伯娶婦吳俗人民斂俊何爲狂誕至斯本官事神最  
謹敬神最專每逢朔望行香務必齋心肅穆默以施政  
于民者質之神卽以降福于民者禱之神爾等果祈報  
合禮亦所深嘉若狃於故習惑於左道擾民慢神法當

嚴禁姑念陷于無識爰舉義理之正以破悠繆之疑如  
能改悔遵循不負委曲詳論

以上十條法戒具備或謂官雖饒舌民自充耳刑且不  
服教何能爲豈知嚴師之夏楚苟非其道不足帖醇謹  
之心慈母之撫摩苟得其情即可迴剋悍之氣若謂本  
官過于柔善不必果加刑誅則前犯已施薄懲違教何  
難重處但患無執轡如組之道不患無濕薪可束之權  
誠願得化鴟爲鳳之名亦斷不肯蹈水弱民玩之弊也  
刻成分給四鄉使咸知觸目警心毋忽

無奸不燭無 不照可作一部治譜讀也

秦小岷



陶山文錄題跋

嘉慶戊午四月讀畢所說易義窮極窈眇周禮義攷核  
精審有裨名教訓俗十條藹然古循良之言想卓魯操  
管不過爾爾至於序記各體皆根柢性情不苟爲炳炳  
烺烺斯所謂大雅卓爾不羣者耶竹汀弟錢大昕拜跋  
大集皆卓乎可傳制義直追嘉隆詩篇方駕韓白真當  
代大作手也弟衰病不能賈勇一戰但可爲城下之盟  
耳大昕又跋

大著周易說得其環中周禮六宗元酒郊祀有尸天地  
用鬯賓用裸世婦內人弔臨諸條剖析精確縣諸日月

而不刊爲之快極文則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可以知性情焉可以見政事之大略焉卓然可傳者也懋堂弟段玉裁題

庚辰五月朔承示大稿以廣平之淺陋豈敢臆測旣蒙賜教竊以爲夫子之文章原本經術而以八家之機格變化出之真氣浩衍沛然有餘不肯蹈屋上架屋之習是能得文章之正傳其有功於斯道豈淺鮮哉其水利治河諸議洞見癥結如當事者盡能依此行之必能鞏固陳仲醇述前人語治河救荒俱無善策余以爲無私心卽善策此與夫子舊年賜廣平書所云法立弊生者

皆有慨乎言之也說經諸篇廣平於經學實未留心參  
究不能妄贊一辭辛楣懋堂兩先生之評自無不當也  
上制府中丞諸書訓俗諸條祈禱諸文實有關於國計  
民生諸志書序不僅表彰文獻於郡國之利病大有裨  
益詩文稿諸序必原本性靈以有關風教者是尚知不  
僅在辭章之工於古人立言不朽之旨相脗合云志銘  
及列傳所叙事蹟實有足傳豈諛墓者可比至於刊誤  
辨證諸條雖竹垞西河不得專美於前矣其中稍有窺  
見之處附注數語於篇末謹遵鈞命勉呈管見幸恕庸  
妄門生翁廣平拜讀

不之關中不知古都會之大自京兆馮翊以至天水隴  
西南有巴蜀西有張掖酒泉又西南有牂牁越巂之域  
咸屬焉背山帶河九州膏沃先生以吾鄉耆宿開藩於  
此疏鄭白之渠闢嶠函之塞未及朞年民物殷阜敷政  
之餘復取鄠杜竹林南山檀栢昔所號稱陸海者納之  
胸中攄之腕下故其文章之浩瀚從隆直與洪河涇渭  
終南太華之山川相埒驥以故人子春官報罷策蹇西  
行謁先生於古南柯室授餐寄榻數月於茲出所篋陶  
山文錄命爲校讎讀其文之宏博巨麗如身入建章千  
門洞闢殊形詭制不可殫論其淵懿則灋灋之洞漩也

其險奧則褒隴之阻阨也其立論之和平叙事之典則  
長篇短幅皆有切於日用有關於經術則沃野千里而  
源泉灌注提封萬井而桑麻鋪蔡也其中爲驥所乞請  
之文凡二一爲先君子墓表一爲近輯隨唐石刻拾遺  
序驥何幸得游關中周覽夫金城萬雉天地奧區而又  
得讀先生之文以釋其抑塞磊落無聊不平之氣且得  
拜求鴻筆榮及先人掇採殘碑挂名簡末他日與湘中  
故舊談及秦游之勝並可舉以相詫也世愚姪黃本驥

謹跋

謙授館先生邸舍逾六年矣凡先生觀察河儲廉訪吳

下迄今關輔開藩無不辱在後車竊見先生於絲竹綺  
羅一無所好公退之暇卽把一編不去手時或作擘窠  
字或蠅頭小楷雖匆遽悉以嚴正出之年彌高而德彌  
劭位愈進而學愈勤謙於文章吏治蒙昧無識集中竹  
汀墨卿諸先生評語具在不敢僭益一辭嘗欲仿吳兆  
宜箋徐庾集例爲陶山詩文錄作註且据吳竹虛所繪  
六幕紀事冊簞爲年譜冠之集端尚未之請頃屬編校  
之役敬識數語以志服膺道光壬午十一月旣望上元  
後學車持謙跋

後序

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大小畢浮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蘇子由曰太史公游覽遍天下故其文踈盪有奇氣然則古之爲文者可以貫斗牛可以動天地可以薄風雲可以泣鬼神何一非氣之所爲乎雖然理不足則氣不充識不練則氣不醇充其理在格物致知練其識在類情通變不如是不足以爲文尤不足以爲古文今之爲文者如雕繪然面目具藻績施而真意不存焉則其氣不足以舉之也辛巳歲陶山先生來撫關中

之既得請其詩而讀之又見所爲今古文甫讀之如長江大河汪洋澎湃濤驅雲湧頃刻萬狀爲咋舌流汗者久之既乃反覆卒讀則審其考覈經義一歸醇正銘傳人物不爲諛詞其間條水利發幽潛爲黔黎請命則又一本之以精誠所到而不爲靡靡瑣瑣之言然後嘆其識練故其語醇其理足故其義充沛乎莫可禦灝乎無津涯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殆所謂浩然之氣閎於中而肆于外者乎抑又聞先生游覽所歷東涉尾閭西探星宿於山則經太室登岱宗衡之麓華之巔靡不擷其勝而窺其竅宜乎山川所助有以鬱爲奇氣而發



爲文章故其言磊磊軒天地不可方物如此側見樊推  
後學苟知所嚮慕輒娓娓不倦述且懸武公誠於座右  
氣愈醇養愈至雖使昌黎潁濱見之當必有泊然相遭  
者若夫選義徵古必精且當則竹汀姬傳諸前輩已詳  
言之疑之末學嬾陋何足以知先生之文秣陵後學戴  
凝之謹識